

《星界的纹章》三部曲： 一场波澜壮阔的宇宙冒险

日前，由八光分文化和新星出版社联合出品的科幻小说《星界的纹章》三部曲正式发售。这是日本著名科幻作家森冈浩之的长篇科幻代表作，有着“日本科幻分水岭级作品”的美誉。《星界的纹章》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日式太空歌剧，森冈浩之大胆地将轻小说元素融入硬核科幻中，用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、硬核严谨的科幻设定以及宏大完整的世界观，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。

《星界的纹章》三部曲初版诞生于1996年。这个时期，由于电视动画的兴起，日本科幻不再拘泥于小说这一载体，转战视听媒体，大量原创动画及改编作品轮番登场，无数优秀作品相继诞生，掀起一股科幻动画热潮。而科幻小说却由于“硬核”“门槛高”等各种因素被束之高阁，使得科幻小说步入了“寒冬时代”。

终结这一时代的，正是森冈浩之的《星界的纹章》三部曲。1996年4月，《星界的纹章I：帝国公



《星界的纹章》三部曲

主》出版一周便加印，之后的第二册、第三册也相继加印。1997年，《星界的纹章》摘得日本科幻最高奖项——日本星云赏最佳长篇小说的桂冠。之后，《星界的纹章》又被改编为漫画、游戏等作品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“星界宇宙”，至今仍是不少读者的科幻启蒙之作。

森冈浩之在三部曲中创作出了与《星际迷航》“克林贡语”、《阿凡达》“纳威语”并称为“人造外星语”典范——“亚维语”。“亚维语”

有一套完整的发音规则与演变过程，充满未来感。书中出现的“亚维语”极大地丰富了“星界”的世界观，让一个与众不同的未来社会徐徐展现在读者眼前。

日本知名评论家、翻译家、《三体》日文版译者大森望在专栏中赞道：“该系列不仅诠释了‘星际帝国的可能性’这个主题，而且切实构想出了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未来异文化社会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

《图腾与废墟》：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返观

□庞惊涛

作家章夫的《图腾与废墟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,2022年7月)从祠、官、城、堡、人、家六个历史维度,创新地运用比较文化学、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,系统比较和分析“轴心时代”的欧洲大陆历史和中国特定历史时代下的区域史,其形成的史辨、史心和史观,既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返观,也是一次非常虔诚的对话。

必须注意到,章夫走进世界不同区域不同时空的那些“图腾”与“废墟”,不是出于比较文化学、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研究需要,而是首先从新闻人、文化学者游历的角度进入。因此,比较文化学、比较史学的研究必然是他作为游历的副产品,这个副产品在最后形成文本时,游历的概念渐渐淡出,比较文化学、比较史学的观念渐渐占上风。因此,我们也可以看出游历的价值和重要性。在新冠疫情影响和隔绝世界性游历的大背景下,章夫在前疫情时代下的游历,以及根据游历形成的比较文化学成果,堪称难能可贵。

由于《图腾与废墟》的大部分篇什我在编辑《看历史》杂志时已经先睹为快,所以,对他游历的线路、游历中的文化目击和文化体会并不陌生。系统成书后,我更看重他在体例上和中国历史进行平行研究的思维和观念,以及勇气,这是“比较”超越于“游历”概念的可贵之处。具体而言,他既要在世界上不同城邦(即上述六个维度之间)发现文化价值,又要注意他们之间各自的交流以及各自存在的意义,还要从整体性上对其现状和本质进行实证和思辨性上的阐释,这是帮助读者理解“轴心时代”的欧洲历史及世界各国文化价值等核心的关键。缺少了这些内容指



《图腾与废墟》

向,就极易掉入低俗化、雷同化以及无意识化的“到此一游”和“跑马观花”,读者也似乎只能在那些文本中看到“游历”,而看不到“比较”,更看不到“文化”。

进入章夫的比较视野,我们依序看到比较文化学对比、交流和整体研究方法指导下的很多有价值的东西。如在“堡”的一章中,“一堆石头”的比较视野下,他帮助我们看出迈锡尼古城和雅典卫城的同与不同;在“城”的一章中,他帮助我们认识让世界“慢”下来的清迈古城和徘徊在传说与众神之间的圣城。他以此比较各种文化的特点,找出在构成一种文化的各种文化要素中显示出来的、区别于他文化体的唯一的和基本的点。

在《16根大理石柱擎起“众神之家”》一文中,章夫感慨道,顺着年轮向上推演,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,世界东方的孔子、老子等先哲的对面,同样坐着埃斯库罗斯、索福克勒斯、苏格拉底、希罗多德和柏拉图。就像一盘跨越东西方的巨大棋盘,东西方这些“棋盘高手们”都在同时思考人类“下

步”的走势。

有着“现代语言学之父”之称的瑞士作家、语言学家弗迪南·德·索绪尔创造的“共时和历时”虽然基于语言学研究,但由于他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,也往往被历史学者所重视。要阐述“共时”与“历时”的概念及其运用,显然不是本文的重点。因此,我们只能以“共时”与“历时”这一组语言学概念作为解读历史的方法,进入到《图腾与废墟》中的“共时”与“历时”叙述,以发现章夫对断代史与通史的研究兴趣,当然,这样的断代史与通史关注与研究兴趣,和陈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旨趣及其学术理想、尤其是学术价值虽然没有可比性,但意义上却是一致的:向前,致敬史家;向后,启迪后来。站在中间的桥梁位置,章夫明白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文化学者存在的意义,对他国历史的关注,对本国历史的重视,返观与自审,交流与对话,缺一不可。

通过《图腾与废墟》的比较文化学、尤其是比较史学的写作,我们看到了章夫作为新闻人和文史学者“两栖人”一种潜在的可贵品质,即在静态的“图腾与废墟”发现鲜活的人、观念和意识,以及这些观念和意识构成的史观与史才。对学术意义上的中西方历史怀着浓厚兴趣的读者,相信能在这部著作里有比较会心和启智的发现。当然,仅仅是作为历史和人文的游历,《图腾与废墟》的“在场”价值同样不言而喻。要知道,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和认识,往往是以游历作为其基础的。后疫情时代,基于比较文化学方法论上的跨文化及跨学科比较研究,当然少不了自然、自由和自在的“游历”。那么,就让这部《图腾与废墟》,作为我们开启后疫情时代的跨文化游历的参考书吧。

工巧和浑然的《隐武者》 在金庸和《水浒传》之间

□南少

近两年,何大草共有四部作品经由乐府文化出版,除了《刀子和刀子》这部初版于2003年的长篇处女作,今年出的是20周年纪念版不算新作外,《春山》《拳》以及最新的这本《隐武者》都是全新作品。何大草已年满60了,能有如此的创作力,让人惊羨。更让人感叹的,则发生在翻开这三本书的时时刻刻,以及掩卷后的更长时间里:这文字,舒服,这故事,精彩。

单是文字舒服和故事精彩,似乎颇入不得“纯文学”的法眼,后者需要的是不断创新、不断颠覆、不断深挖、不断……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,光莎士比亚一人的戏剧,就几乎穷尽了人类故事的可能,后来者总得在水穷处,努力攀上云,升出一片新的天地。而何大草的《春山》《拳》和《隐武者》,转回了身子,顺势就跨上了水流,“毫不费力”地顺畅游了下去。

如果要和《隐武者》武小说的主题契合,那么可以说,何大草正在用传统中来的舒服文字和精彩故事,来“练气”,他操起了八段锦或者五禽戏,要么就是太极拳,都是中国大众熟悉的东西,但在何老师的字里行间,真真是气韵非常,读来就是舒服和精彩:喝茶的人像是喝透了茶,喝酒的人就是酣畅淋漓,而喜跑步的我,读来如同一场万事刚好的长跑,读着读着就有了所谓的“runner's high(跑步者的愉悦感)”,把身体交付给了节奏,似乎能一直这么跑下去,因而掩卷时,竟然失落,我还能再跑的啊。

在《隐武者》的后记中,何大草在与编辑涂涂的对话中谈及了“衰年变法”这个概念,真是贴切啊,四个字里充满了从容的力度,比“老骥伏枥”听来轻松很多,不走千里了,就把熟悉的空间和时间再细细过一遍,齐白石的“衰年变法”是画萝卜白菜,何大草在“衰年”里,把老成都从新一线网红城市里给重新打捞了出来。

何大草对成都有多熟悉呢?他一直在深入细节地写这个城市。《刀子和刀子》里,把城市的大街小巷写成了划破青春的刀锋,在《拳》里,又把不那么规整的城市写成了手下的招式,从锐钯街打到大慈寺,拳风难测。

在《隐武者》里,他写作的视角愈发进化了。何大草俯身在了城市上空,成都变成了他一手揉捏而出的沙盘一张,街道房屋,寺庙集市,在他手下排布,连同里面的各色人物,都是注定的,暑袜街上就应该有个妇人,在售卖各色的袜子,老乡们喂胖的猪儿,要如此这般地进到肥猪市街来,待价而沽。还有更多的角落,只要他愿意,随时就能翻出来抖开了给你看。倒是作为主角的两个少年和两个少女,桀骜新鲜得不像是会安于成都的角色,城市对他们来说太老了,框定了一切可能性。

于是,刘安镇被何大草轰然放置在了成都往西偏南一点的地方,它几乎是新的,镇上的大户来历清白,可以安安稳稳、堂堂正正地盘踞在小镇上,深宅大院也都是敞亮的,不然也不会有藏着金子的传言在光天化日下流传。小镇上的其他居民也是简单的,仿佛是不耐老成都的弯弯绕绕,选择了在小镇上过日子,哪怕藏着点什么。

小镇更适合拥有青春,何大草便把两个奇俊的少年何小一和元雨,两个奇女子元菁、黑娃儿,放置在这里。他们的奇,在小镇上,更显得锋利和光亮,这锋利和光亮,是冲着哪个方向,很是明白。成都最终还是会有他们,城市大了,才能隐得住高手。刘安其实就是成都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吧,小镇突了出来,在光明里,藏着了不得的波浪,在何大草笔下,便是辛亥革命前最后的宁静。

刘安镇上人们的命运在时代风浪彻底卷起之前,看似安稳地进行着。但《隐武者》却写开了,主角们试图回答自己是谁这个困难的问题,读者跟着他们的追寻走,被何大草的笔力安排得舒舒服服,只是冷不丁的,会被狠狠颠一下,心跳漏了一拍,这一拍拍在案上:嗨!还能这么写!真狠!作者俯身在故事上,熟练到近乎本能地把角色在成都平原上推来推去,把成都的昏昏角角抖落出来给你看,温柔又冷酷。

刘安镇像是一尊盖碗茶,《隐武者》在茶杯里掀起了风暴,随着各人的命运尘埃落地,渐渐平息,这里成了青萍之末,更大的风就要刮起来了,哪里能承接住这暴风骤雨,答案呼之欲出。书中的少年少女们,也潜入了深深的深处。成都成了《隐武者》的尾巴,成了故事的留白,是即将拉开的一幅大幕,武者的故事,只是大时代的开场,这一场终究是过去了。

在一次活动上,何大草说希望《隐武者》这本书介于金庸和《水浒传》之间,我读来,工巧和浑然都有,所谓的之间,大概就是这样吧。